

【刀剑系列】十八刀客

十八刀客

慕容美武侠小说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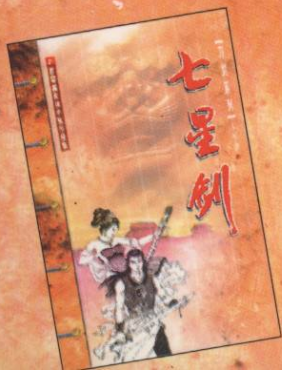
慕容美武侠小说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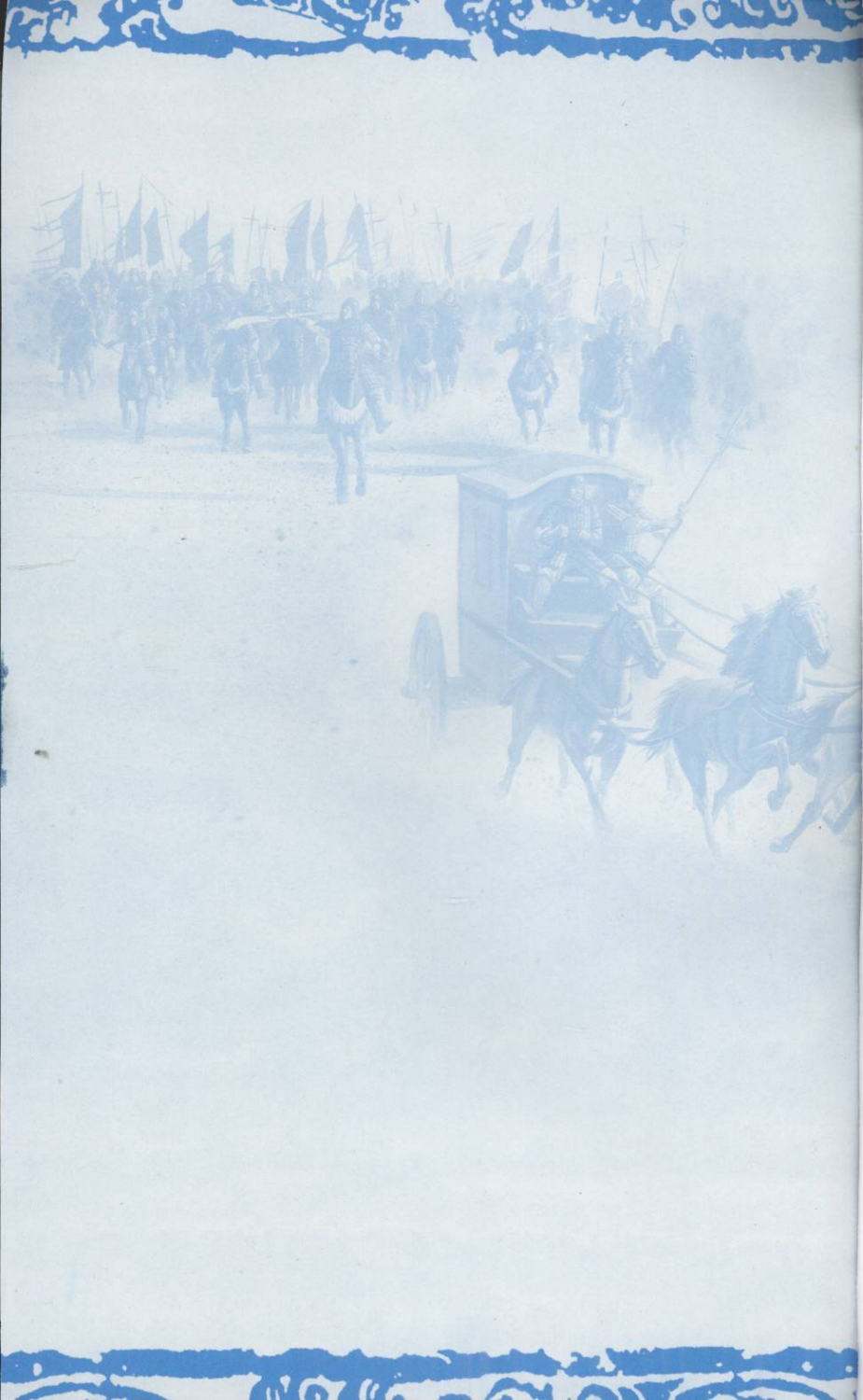
十 几 刀 客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刀剑系列





慕容美武侠小说作品集

十八刀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下)



慕容美武侠小说作品集

刀 剑 系 列

一剑悬肝胆

十八刀客

解语剑

七星剑

江 湖 系 列

英雄泪

黑白道

风云榜

天杀星

诗 情 系 列

烛影摇红

留春谷

一品红

翠楼吟

秋水芙蓉

门 派 系 列

祭剑台

无名镇

血 堡

恩 仇 系 列

怒马香车

关洛少年游

公侯将相录

不了恩怨不了情

金 字 系 列

金龙宝典

金笔春秋

金步摇

· 第二十章 万无一失

胡老头坐在太阳底下捉虱子。

在一个孤零零的老人来说，晒晒太阳，捉捉虱子，无疑也是一种享受。

胡老头双鬓已斑，一双老花眼也已经不大济事，所以他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慢吞吞的，叫别人看了着急。

他捉虱子的动作，当然也不例外。

他总是慢吞吞地翻着衣领，慢慢地摸，慢慢地找，好不容易捉到一只，还要先放在手背上，看它爬动一会儿，直到玩尽了兴，才卜的一声，用指甲把虱子挤成血糊糊的一片。

然后，擦擦手，停上片刻，慢吞吞地开始再找第二只。

胡老头捉虱子的动作迟缓，其实也不全是由于上了年纪的关系。

冬天才刚刚开始，日子是漫长的，而虱子却有限。

他是不想一下捉绝了种。

他是为了每天都有得捉，慢慢地捉，慢慢地享受。

在七星镇，胡老头是个被遗忘了的老人，甚至比黑皮牛二和小癞子都不如。

因为黑皮牛二还有片豆腐店，小癞子还能卖卖茶叶蛋，他则只能打打更，全靠别人凑份子、施舍度日。

除了梆子和一面破锣，虱子便是他唯一的伴侣。

“虱子”也是胡老头的外号。

只有白天星喊他“胡老头”，镇上其他的人，统统喊他“胡虱子”，或干脆喊一声“老虱子”。

大家替他取上这样一个外号，倒并不是因为他身上生的虱子比别人多，而是因为他生活得就像一只虱子。

活动在黑暗中，和虱子一样卑贱。

如果一定要说明老头和一只虱子有什么不同，那也许便是虱子还有吃得圆圆滚滚的时候，而胡老头却又黑又瘦，永远都是那么干巴巴的一把骨头。



现在捉在胡老头手上的，是今天的第三只虱子。

捉到这只虱子，胡老头脸上马上浮起了笑容，因为这只虱子又肥又大，肚子圆得发亮，显然是只虱子王。

像这样一只虱子，胡老头当然舍不得一下子便把它干掉。

他小心地将它放在手背上，聚精会神地等着它爬动。

虱子舒展着细小的腿，开始往前爬动了。

只是，扫兴得很，这只虱子才爬了不远，便一滚身滑下手背，掉到地缝里去了。

使胡老头突然吃惊缩手的是一阵突如其来的脚步声。

走进来的是尹福。

胡老头似乎并不认识进来的这名大汉是谁，他眯着一双老花眼，望着尹福朝他走来，脸上布满了讶异的表情。

尹福步伐跨得很大，只不过四五步光景，便到了胡老头面前。

胡老头仰起面孔，眨着眼皮道：“这位大爷——”

尹福叉着腰道：“别他妈的来这一套了！后面没有人看你表

演。”

胡老头笑了——笑得一点也不像是个打更的老头儿。

尹福沉声匆匆接着道：“赶快送信给一号或三号，钱麻子很可能藏在方大娘饺子店里。”

胡老头笑眯眯地道：“靠得住？”

尹福道：“就是扑一个空，也损失不了什么。”

胡老头道：“为什么不通知九号？通知九号不是方便得多。”

尹福道：“九号恐怕办不了。”

胡老头道：“由我暗中助他一臂之力，还怕不能得手？”

尹福道：“你还不能露面。”

胡老头道：“为何不能？”

尹福道：“二号交代过了，东西完全到手之前，你还得好好看住那个浪子，二号始终觉得他是个危险人物。”

胡老头点点头道：“我知道了，你去吧！”



七星广场上，人已到得不少。

到处议论纷纷，但谈的还是一个老话题：钱麻子！知道飞腿追魂宫寒爱孙失踪的人，似乎还不太多。

白天星领着尹文俊刚刚找好适当的位置不久，尹福便拿着两张板凳赶来了。

白天星笑笑道：“哪里借的？”

尹福道：“我跑了好几个地方，总觉得开不了口，最后想不到办法，还是重新回头，找豆浆店何大嫂打的商量。”

白天星轻轻一啊，拍着额角道：“你瞧我多糊涂，当时就没有想到这一点，白害你多跑了好多冤枉路！”

张弟忽然推了他一下道：“你那位好朋友又在叫你。”

白天星回过头去一瞧，原来是快口乌八。

乌八站在不远处一副酒担子旁边，正在朝他这边招手。

白天星跟尹文俊打了个招呼，转身走过去道：“请我喝酒？”

乌八买了两碗酒，将白天星拉去一旁道：“昨天那件事有没有一点儿眉目？”

白天星喝了口酒，点点头道：“眉目是有一点，只是不知道靠不靠得住。”

乌八一双眼睛当时亮了起来，怔道：“没有关系，不管靠不靠得住，说来听听总不妨。”

白天星道：“你有没有去方大娘那里吃过饺子？”

乌八一愣，睁大了眼睛道：“什么？人被藏在方大娘饺子店里？”

白天星皱起了眉头道：“你别性急好不好？”

乌八赶紧道：“是是，好好，你说，你说。”

白天星轻轻咳了一声道：“有一件事，我必须先向你乌兄提出忠告：做人得圆转些，银子固然可爱，性命也是很要紧。”

乌八脸孔一红道：“你——你这话什么意思？”

白天星道：“我意思是说，你乌兄向吴公子提供这个线索时，话要说得技巧一点，别为贪一时之功，替自己惹上麻烦。”

乌八期期地道：“我……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你……你再说明白点行不行？”

白天星缓缓道：“比方说：这条线索，只是我们的猜测，我们谁也没有亲眼看到那位宫大少爷是不是真的藏在方大娘那里。所以，当你回去向吴公子报告时，你就要记住：语气千万不可以太肯定！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猜中了，固然是大功一件，即使万一落了空，我们也可以不负什么责任。你说对不对？”

乌八连忙点头道：“有理，有理。”

只要有银子可赚的事，他一向是从善如流的。

白天星接下去道：“这个秘密，我是在无意中从恶花蜂梁强口里偷偷听来的。”

乌八忍不住道：“姓梁的怎么说？”

白天星道：“昨晚在热窝里，姓梁的悄悄告诉另一个黑道上的人物，说是镇上几百户人家，他都一一留意过了，要谈可疑，只有两处……”

乌八一呆道：“你弄错了吧？”

白天星道：“我什么事弄错了？”

乌八怔怔然道：“你难道听不出姓梁的指的是钱麻子？”

白天星头一点道：“不错，他们谈的真是钱麻子，但道理却是一样。”

乌八道：“什么道理一样？”

白天星道：“七星镇就是这么大的一点地方，可供藏人之处并不多，我敢说宫大少爷跟钱麻子如今必然会被藏在一处地方，能找到钱麻子，就一定能找到那位宫大少爷！”

乌八想想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又问道：“姓梁的说了两处地方，还有一处是哪里？”

白天星道：“何寡妇的豆浆店！”

乌八道：“姓梁的这样说，可有什么根据？”

白天星道：“当然有，他说今天镇上只有这两家没有男人，只有这两家有空房子，而没有外地人借住，所以也只有这两家窝藏钱麻子的可能性最大！”

乌八点头道：“是有点道理。”

白天星道：“姓梁的底下还说了些什么，我当时没有听清楚，不过我觉得，就凭这点提示已经足够了。”

乌八沉吟道：“何寡妇那里，我看似乎不大可能。”

白天星道：“是的，我的想法也是如此。她那里白天有人喝豆浆，晚上有人打牌，日夜不断有人进出，如有生面孔出现，应该逃不过左邻右舍的耳目。”

乌八忽然皱起了眉头道：“就算人有八成藏在方大娘那里，正如你所说，这只是猜测，无凭无据的，你叫我如何向吴公子提起？”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我刚才不是一开头就提醒过你了吗？语气不要太肯定，你难道不能托称这是你从恶花蜂梁强口中听来的？”

乌八一下子开了窍似的，大喜点头道：“对！对！有道理，听来的，说归我说，信不信是他们的的事情。”

白天星微笑道：“找不找得到人，也是他们的的事情。万一找到了，银子就是我们的！”

乌八笑得合不拢嘴道：“有理，有理！可战可守，万无一失！”

白天星一口喝尽余酒，交还空碗，顺手拍了拍他的肩头道：“领到银子之后，可别将老朋友忘了才好！”



乌八高高兴兴地走了，白天星又回到尹家主仆这边。

尹文俊道：“你那位朋友是谁？”

白天星笑笑说：“大家都喊他快口乌八，一个很无聊的家伙。”

尹文俊道：“他找你干什么？是不是向你伸手借钱？”

白天星笑道：“正好相反！”

尹文俊一怔道：“相反？难道他会有银子借给你？”

白天星笑道：“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比借银子给我还要好

一点。”

尹文俊听不懂了。

能借到银子的朋友，这年头已不多见，比借还好，那就是送。有一个肯送银子给自己用的朋友，背后还要骂他是无聊的家伙，岂不是太过分了些？

白天星笑笑，接下去道：“他说：有个姓宫的老家伙，爱孙走失了，出了很高的赏格，这事只有他知道，他要我帮着找，如果找着了，赏银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

尹文俊转动着眼珠子道：“那姓宫的老家伙，是个什么样的人？”

白天星摇摇头道：“没有见过，只知道名气大得很。”

尹文俊道：“哦？”

白天星道：“此人姓宫名寒，有个外号叫‘飞腿追魂’”。

尹文俊道：“腿上功夫了得？”

白天星道：“大概是的吧？我不怎么清楚，我只知道老家伙名头相当响亮，黑白两道人物，人人争着巴结，惹得起这老家伙的，恐怕还不见多。”

尹文俊道：“他那个孙子多大了？”

白天星道：“听说大约十八九岁。”

尹文俊道：“这么大的人了，还会走失？”

白天星含蓄地笑笑道：“今天的七星镇上，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会感觉稀奇。”

尹文俊道：“你是说那位宫大少爷被人绑架了？”

白天星微笑道：“难说。”

尹文俊道：“谁有这种胆量？”

白天星笑道：“我要是能知道谁有这种胆量，事情就好办了。”

他像突然引发起一股感慨似的，叹了口气，又道：“听起来都是银子在害人，这年头为了一念之贪而效飞蛾扑火的，又何必一个二个……”

不知是何缘故，尹文俊面孔居然微微红了一下。

白天星没有看到。

因为白天星的眼睛，这时正在望着右边耳台上的贵宾席。

贵宾席上这时坐了三位贵宾。

除了小孟尝吴才之外，另外两位竟是从未正式露面的七步翁鱼山谷，以及久无音讯的灵飞剑客长孙弘。

因为大会开始在即，张弟已经告辞走了。

尹福因为不便与主人合坐一起，一个人闲着无聊，正向一副酒担子慢慢走过去。

白天星四下望了一望，忽然回过头来，低声笑着道：“尹兄今天无法看到一个人，实在遗憾。”

尹文俊道：“谁？”

白天星笑道：“一个名满江湖的大美人儿。”

尹文俊道：“叫什么名字？”

白天星笑道：“销魂娘子杨燕！”

尹文俊面孔不禁又红了一下，可见这位洛阳才子，在女人这一方面，经验还少得很。

他哧哧地道：“这女人怎么样？”

白天星低低地道：“人如其号，包你一见销魂！”

尹文俊红着脸道：“真的？”

这位大才子好像有点动了心。

白天星忙道：“我骗你干什么？只可惜她今天没有来，你如果见到了她的人，就知道我说的不是假话了。”

尹文俊红着脸又道：“你们——很要好？”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好过一阵子，谈不上很要好。”

尹文俊又听不懂了。

白天星叹了口气道：“兄弟在外面跑的地方也不算少，但像这样叫人怀念的女人，可说还是生平第一次遇上……”

尹文俊微微一怔道：“怀念？她如今不理你了？”

白天星又叹了口气道：“很难说。”

尹文俊道：“什么事难说？”

白天星叹息道：“有人说，女人的心，很难捉摸，这女人的心尤其难以捉摸之至。”

尹文俊道：“哦？”

白天星道：“这种女人，你永远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他摇摇头，苦笑着又道：“也许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尹文俊淡淡一笑，没有接腔，似乎已对这个话题失去兴趣。

拿女人当话题，原是一种很大的乐趣，任你如何正经的男人，也难以抵制这种乐趣的引诱。

但如果这类话题渐渐变成一个人的牢骚，便毫无乐趣可言了。

尹文俊缓缓移开目光，从白天星脸上移到自己脚尖，然后又缓缓移向品刀台左边那座耳台。

白天星正想接下去要说什么时，尹文俊忽然指着左边那座耳台道：“啊，瞧，刀客出场了！”

□ □ □

不错，刀客出场了！

出场的刀客，依顺序是：鬼刀花杰，飞花刀左羽，开山刀田焕，追风刀江长波，屠刀公孙绝，将刀郭威，情刀秦钟，怪刀关百胜，绝情刀焦武，最后一名是张弟。

除去张弟不算，到目前为止，十八刀客恰巧还剩一半。

尹文俊转过头来道：“今天出场品刀的是哪一位刀客？”

白天星道：“个子最高，相貌生得最威武的那一位。”

尹文俊道：“将刀郭威？”

白天星道：“正是。”

尹文俊又溜了那位将刀一眼，点点头道：“这位将刀人如其号，仪表的确不俗，只是不知道在刀法上的成就如何？”

白天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听到尹文俊说了些什么。

因为他此刻正在专心注视着一个人。

屠刀公孙绝。

屠刀公孙绝的一副相貌实在很难形容，因为这位屠刀从头到脚，无论哪一方面，都很难找出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个子不算高，但也不矮，面孔不算英俊，但也不丑，举止谈不上斯文，但也不显得如何粗鲁。

如果一定要说这位屠刀身上有什么令人难忘的特征，也许便是双目中那股剽悍之气。但那也是昨天以前的事情了。

今天，这位屠刀看上去，就像刚刚生过一场大病似的，面色苍白，精神萎靡，双目中几乎找不到一丝丝光彩。

白天星微微点头，仿佛存于心底的某一个疑团，已经获得了解答。

广场上慢慢沉寂下来。

大会时间已到。

今天品刀部分的主持人，仍是擎天居士宰万方，以及那位冒牌的一品刀。

将刀郭威应召登上主台之后，宰万方问道：“郭大侠哪里人氏？”

郭威道：“徐州府。”

宰万方道：“贵庚几何？”

郭威道：“廿八。”

宰万方道：“郭大侠练习刀法已有多久历史？”

郭威道：“二十年。”

广场上人人为之一怔！

二十年？

这位将刀，从七岁起，就已经开始练刀？

自从品刀大会开始以来，这无疑又是一项新纪录！过去九位刀客之中，练刀历史最久的是流星刀辛文炳，但也不过是十四年。

流星刀辛文炳也是廿八岁。

同样都是廿八岁，这位将刀练刀的历史，竟比流星刀整整多了六年。

六年，是一段很长的日子，一个人肯多花六年的时间，无论他做什么事情，也一定会有点特别成就的。

这是否意味着这位将刀，事实上正是所有刀客之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位呢？

宰万方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同时，很快地在面前那本花名册上记下了几行字。然后，由那位冒牌一品刀接着问道：“郭大侠认为一个使刀的人，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哪几件事？”

将刀郭威似乎早就准备好了答词，当下神态从容地道：“不才的见解，共有三点。”

一品刀点点头，露出倾听的神气来。

广场上更静了。

这是自鬼刀花杰宣布弃权以来，第四位仍敢发言的刀客。

前面的三位，是流星刀辛文柄、魔刀令狐玄和屠刀公孙绝。